

病

榻

夢

痕

錄

汪龍莊先生學治臆說佐治藥言兩書翻刻遍海內而
病榻夢痕錄雙節堂庸訓獲觀者鮮或以錄係年譜訓
非論治略歟竊謂臆說藥言言也夢痕錄行也著錄之
旨明必顧也先生遊幕筮仕在乾隆年間里居在嘉慶
初年閱今六十年當日自督撫迫州縣官幕各勤其業
孜孜求治無洩忍因循之習並其時風尚儉樸皆於先
生一生蹤跡因事類著讀夢痕一編輒不禁慨慕係之
至若浦中丞之晚節不堅李髯之作奸必敗顯資規戒
而先生之治甯遠俗易風移捷於影響更可知實心實
政不必俗敝民媮之爲慮也余撫楚之次年以所攜是

書付梓俾廣流傳且以求志達道理無二致故以庸訓
附焉香吟邵君實司校讎之役爰釋平日所論說者并
諸簡端清河月舫龔裕書

古人晚節末路不忘箴儆往往自述生平藉以考
鏡得失亦行百里者半九十意也余少孤露承
先人遺訓凜凜懼隕隆佐治入官數十年閒境遇
夷險風景變遷情動於事過輒忘之奉職無狀邀
荷

聖恩不加重譴歸田故廬省譽補過他山之錯畏我友
朋多舉既往以勗將來去冬嬰末疾轉更沈劇自
分必死恐無以見先人地下循省舊事不已於
懷嚮之所忘今迺歷歷在心目矣會感夢中案冥
事益信一言一行如有臨鑒入春以來病體稍閒

口授培塿兩兒依年撮記至今夏而止六月坊兒
試禮部還命其重加排比析爲二卷題曰病榻夢
痕錄東坡詩云事如春夢了無痕余不敢視事如
夢故不免於痕雖然夢虛也痕實也實則誠誠則
毋自欺醜醜之守實卽在此書其端以告子孫俾
知涉世之難保身之不易也歸廬主人輝祖識昔
嘉慶元年七月一日

歸廬晚脩小像



叫叫此翁夾召爲士喬繇幾身
短同歐視譜幾策壽頌果家史
壯媿纒驅者忝祿仕於朝辱親
身惟知止自幸歸林當憂顛趾
於養七十蘇間如此雪服數孝
食桌不巳

歸隱後自題

病榻夢痕錄

卷上

雍正八年庚戌十二月十四日寅時余生於大義邨中巷尙友堂之東室汪氏自大倫公始由鄧遷蕭山傳十六世爲曾大父孚夏公諱必正曾大母沈孺人生子三先大父贈文林郎朝宗公諱之瀚季子也先大母贈孺人卽曾大母姪生子長爲先考原任河南衛輝府淇縣典史贈文林郎晉贈奉直大夫南有公諱楷輝祖遯遷蕭祖爲十九世孫時奉直公以謁選入都先嫡母

方太宜人宿疾未瘳 先生母徐太宜人免身四

日卽起治爨汲因得脾泄病至老不癒爲輝祖終

身罔極之痛 同里王宗炎填諱

九年辛亥二歲 奉直公留京都先是 奉直公與山

陰王坦人先生宗閔交最摯庚戌六月王宜人

卽有婚姻之約及余之生遂訂姻焉無媒妁也

十年壬子三歲 奉直公選河南衛輝府淇縣典史之

官

十一年癸丑四歲

十二年甲寅五歲就外傳五月二十九日 先嫡母方

太宐人卒 徐太宐人嘗語 輝祖 汝生時吾方年

少晝勞苦主母恐吾倦寐失汝乳哺夕抱汝寢汝

啼付吾乳乳訖復抱去易襁襪燥溼必身親以爲

常氣垂盡尙執汝手屬汝兩姊好好照看憐汝如

此汝當時時記念 輝祖 年四五十與兩姊言感母

慈恤猶相向泣下也十一月 先大父爲 奉直

公聘繼室 王太宐人

十三年乙卯六歲 王太宐人偕 徐太宐人孥 輝祖

之洪縣延家靜山師 崇智 至署課學

乾隆元年丙辰七歲 先大父至淇署命余曰 輝祖 輝

祖之生也 先大父年已五十有九甫抱孫甚喜
咳名曰垃圾取其賤且多而有資於農也五歲就
傅更名曰鰲至是見余能解字義可讀書爲定今
名余見酒輒喜飲一日署中讌客有火酒盜飲醉
死浸髮水中越夕乃甦自是杯勺不能入口

二年丁巳八歲讀書官署有兩陶器俱墮地薄者毀焉
奉直公舉完者而示輝祖曰能厚如此則均完
矣因言做人須厚如緞可耐幾年過卽爲紙亦須
爲繭紙尙可剝幾層若爲竹紙則一觸便破矣

三年戊午九歲讀書官署

四年己未十歲正月 奉直公以 先大父年老家有

弟例不得終養引疾去官三月發淇縣取道濟寧

王太宐人方姪身同 徐太宐人坐獨輪逢車

甚苦以貧不能雇大車也五月抵家弟榮祖生七

月殤先大父寶愛輝祖甚每觀劇必令隨侍歸

則問所演劇姓名賢否能對則喜一日觀演繡襦

記 先大父曰鄭元和賴得中狀元可以做人輝

祖對曰雖中狀元畢竟不成人 先大父嘗舉以

告親黨曰此兒竟識得做人輝祖至今識之不敢

忘一日有隣生歲試劣等眾斥其名輝祖亦笑之

先大父怒扑

輝祖

曰是秀才纔有等汝尙無等

安可輕薄笑人

輝祖

跪謝則又曰吾望汝他日做

秀才著藍衫拜吾墓下耳十月仲姊歸孫氏余潛
出登舟觀綵輿失足墜水沒入舟底逾時獲救

先大父痛撻之十一月二十日先大父卒是歲

仍從靜山師學

五年庚申十一歲元日效蹴鞠戲奉直公訶止之授

陳檢討四六一冊令每日讀半篇不得下樓

輝祖

後佐幕以駢體文受知當事本於是也是年延邑

生鄭又亭師

嘉禮

主塾令

輝祖

受業初

奉直公

以賈起家置田百餘畝援例入官先叔父里居爲博徒所蠱斥賣幾盡奉直公既歸或謂訟必直田可復也奉直公不忍舉叔父至是資用日絀

經理先大父墳墓畢之廣東謀生八月十五日

夕紆道過會稽外家輝祖從初放舟密雨如絲輝

祖枕奉直公左股卧行二十餘里撫輝祖起推

蓬四望顧謂輝祖曰兒知吾此行何爲者輝祖未

有以應也奉直公曰垂老依人非吾願也幸老

親尙健不及此時圖生理兒將無以爲活輝祖泣

奉直公亦泣瀟瀟不自勝強爲輝祖收淚襍舉

經書令

輝祖

背誦因問曰兒以讀書何所求

輝祖

對曰求做官

奉直公曰兒誤矣此亦讀書中一

事非可求者求做官未必能做人求做人卽不做官不失爲好人逢運氣當做官必且做好官必不受百姓詬罵不貽毒子孫兒識之後又襍舉論語學而孝弟數章講說之夜分乃寢至會稽又手授綱鑑正史約一冊曰日後長成當熟此遣

輝祖

歸

家遂行蓋自此不復奉庭訓矣

六年辛酉十二歲從鄭又亭師學

奉直公於前一年

十二月十五日卒於南海旅邸四月喪歸

兩太

宐人勵節食貧紡績餘功兼餽楮鏹自給晝夜不
少休息常泣而訓輝祖曰兒不學必無以爲人汝

父無後吾二人生不如死督輝祖愈嚴

七年壬戌十三歲從鄭又亭師學時門緒中衰近族多

不自立諸博徒復誘之皆疑兩母從宦有私蓄

日夜慫恿叔父向兩母索錢不得錢則撻輝祖

兩母百方貸錢應之甚至從徐太宜人手纂

輝祖去多有勸徙居以避者兩母以宗祊在堅

不聽往往炊烟不繼至衣單禦冬奉先大母及

育輝祖則衣食無少缺也

八年癸亥十四歲從鄭又亭師學同學四人遇輝祖獨

嚴每作一藝必令三四易稟自晝達昏不使頃刻

暇輝祖甚苦私屬姊婿孫惠疇世採問之師曰此

子必可成就惜不肖潛心吾鞭辟近裏或可望其

向學縱之則終身誤矣輝祖一生感師言入肺腑

也以兩太宐人力不能具脩脯歲終師他就館

九年甲子十五歲族叔奐若先生家延上虞徐冠周師

冕主塾輝祖附學焉朝暮往來徐太宐人親翼

護之師年將七十子幼視輝祖則念已子故教輝

祖極摯爲制字曰煥曾嘗勸輝祖曰若不勉學不

能成立若母無出頭日矣蓋知輝祖之有家難也

輝祖家與塾隔河每出塾師必目送輝祖過橋乃

入至今念之猶常泣然鄭師閱文最嚴師以鼓勵
爲事獎許甚至故是年行文調暢蓋非鄭師無以
立學之基非師無以長學之趣二師之教如此所
謂相得益彰者乎是歲外舅王坦人先生官淮安
山陽縣典史或傳余從叔父博纂無行有獻諛者
謂無媒聘可悔家人幾惑其說矣王空人間之日
夜泣母氏以告外舅憐之時余方學爲詩卽事云
事有難平處心無不用時題牡丹圖云圖成莫訝

開不早開時便得稱花王長短句云腸似黃河迴
九折一折一番愁河流無盡頭愁到幾時休里人
傳至山陽外舅見曰此子能處憂患雖辛苦終當
有成浮言漸息

十年乙丑十六歲徐師以疾去

輝祖

力不能更從他師

依 兩母起卧小樓 兩母督之學不敢跬步出
門外也檢先人遺篋得太上感應篇註覺讀之凜
凜自此晨起必虔誦一過終身不敢放縱實得力
於此

十一年丙寅十七歲依 兩母學縣試童子

輝祖請往

兩母謂輝祖學未成且家貧未之許也固請

兩母曰若自揣可進學乎輝祖自詡其技輒應曰

可兩母曰既可進學豈有不令汝去者六月至

縣見試人多著紗單衫心羨之或贈錢許製衣輒

代作文比案發族中十八人皆招覆輝祖獨不與

兩母不悅既知輝祖受錢則大怒曰兒無志氣

爲利不惜名予朴而遣歸錢輝祖痛自悔晝夜學

八月府試十八人者皆不招輝祖終試九月督學

江甯陳秋崖師其疑試第六名入縣學首題盡徹

題三里之城兩節從山陰茅再鹿師詒孫論文

十二年丁卯十八歲王氏母舅延課諸子凡七人館脩

十二緡以三緡餽山陰張百斯師嗣益從論文焉

應鄉試第一場有同號生呼求換卷提調鹽驛道

趙公侗數見其七藝俱完而卷前後各書一好字

如杯大問之生曰某卷完熟睡夢人伸手入簾曰

汝今科必中令於手心手背各書一好字不料俱

在卷上也趙公曰好字於文爲女子汝自問平日

有鼻過否生再三哀籲換卷另書貌若甚恐場中

有鬼神可不懼歟浙江額中舉人一百四名是科

始減十名榜發不售

十三年戊辰十九歲二月外舅以輝祖不能專學招至

官中從山陽孝廉許虛舟師廷秀游至十一月歸

有邀觀社劇者余謝不往 徐太宜人曰今日戲

場喧嚷吾都無所恐往時汝去吾聞嘈襍聲卽膽

碎慮汝挨擠也余聞之悚然汗下從此不敢入戲

場是歲叔父挈眷他徙 大母欲偕行 兩母泣

留而止

十四年己巳二十歲仍館王氏舅家從張百斯師論文

十一月王宜人來歸

十五年庚午二十一歲山陰馮思詠師館安昌沈氏輝

祖從游焉五月朔嚮晦發頭眩病仆跌後圍池步
腰以下皆沒水黃昏館僮覓獲救起尙未甦也甦
而病遂歸八月應試不售

十六年辛未二十二歲族伯表山先生鑄延課子弟是

歲訂交先生子壻山陰徐頤亭夢齡頤亭上舍

以醫歿於塞外作應舉文寄山陰楊魯蕃師際昌誨定

十七年壬申二十三歲二月應

恩科鄉試不售是科三場策問小學余素未究心仁和

嚴古緣果淹雅貫通爲余歷歷言之始得完卷自

此訂交并交其弟鐵橋誠古緣爲人慤信有學
行屢過其家慶雲橋孝友

離和數十年如一日鐵橋尤工藝
事中乙酉舉人古緣中庚寅舉人外舅署松江金

山令三月十五日起金山自此入幕矣然余頗不
欲以幕爲業掌書記外讀書如故月脩三金而已

十八年癸酉二十四歲館金山三月長女生五月外舅

署常州武進令偕之武進七月歸應鄉試 大母

已病闈後輝祖疾作外舅以館事招不得不行又

不忍別 大母行 大母聞之呼輝祖曰兒行幾

時還對曰得中約九月二十二三日可還不中當

至臘底 大母曰兒必中然尙早我不及待兒亦

不及待我兒行毋念我 王太宜人泣曰兒今且

病柰何 大母曰毋慮兒有後福多壽多兒孫先是 徐太宐人不得於叔母因漸失 大母歡心 輝祖 又不肖往往爲 徐太宐人累比 大母篤老叔母棄去不顧 徐太宐人奉事惟謹竝教 輝祖曲體 大母意 大母安焉至是呼 徐太宐人至榻前曰若善事我願若子孫皆如 輝祖子孫娶婦皆如若也余遂行十月初二日 大母卒時 輝祖 未歸耐身耐椹皆 兩母主之後 輝祖 十五年舉於鄉又七年成進士今年六十餘回思 大母言若前知者

十九年甲戌二十五歲四月外舅丁內艱在武進候代
薦余揚州鹽商程氏主管文翰歲可得脩一百六
十金余欣然應之既聞商人偁甚每坐榻牀倚炕
桌南面容皆侍坐白事余度不能耐告外舅辭之
不二月常州知府海陽胡偶韓先生 文伯 招掌書
記以外舅故屬吏無關聘歲脩二十四金余就之
聞者俱以爲怪余曰脩雖少太守當賓禮我也外
舅頗以余爲傲然甚避余言

二十年乙亥二十六歲二月館常州公事暇從同事諸
暨駱炳文先生 彪 究心刑名之學九月胡公陞江

蘇督糧道子辭焉公曰吾遂不能久屈子乎畱益
堅許每月增脩八金蓋一歲不啻倍徙矣遂同之
常熟胡公端人也禮余在諸賓之上每遇大事必
招與議所持論多見採納嘗語諸子曰汪君必不
久於人下異日國家有用材也兒輩當師事之
公嘗言能思則事成思之爲字田在心上田中一
十字四面俱到缺一面則心有未至故公慮事最
密時號三世佛謂過去現在未來無所不用其思
也待余極瑣碎語人曰汪君明爽吾欲以細緻成
之耳余佐幕數十年得免粗疎之咎皆公之教也

凡代謨文字類用駢體一日謨陝藩唐莪邨先生

綬祖

祭章序其巡撫湖北時被劾起用胡公弗慊

也踰月陽湖楊編修

述會

自揚州還言祭章八十

餘無過常州者公以語余喜見顏色後有所作無不稱指嗟乎士當未遇豈不重賴先輩齒牙餘論哉時禁私鑄小錢舊傳寬永通寶撫軍行查年號來歷會有贈胡公曝書亭集者余鐙下偶檢閱其跋吾妻鏡云吾妻鏡亦名東鑑前有慶長十年序後有寬永三年國人林道春後序東鑑爲日本國書寬永三年者明天啟四年也遂白公据申開卷

之有益如此自此幕務稍閒卽從公假書記誦不敢自暇逸矣是年歸第四妹於山陰沈有高仁按紹興秋收大歉次年春夏之交米價斗三百錢丐殍載道

二十一年丙子二十七歲胡公督運臨清余以病不能遠行就無錫縣魏公

延慶

館副秦君治刑名秦君

專法家熟律令縣民浦四童養妻王氏與四叔經私事發秦依服制擬軍余曰童養也可以凡論秦不可魏公屬余主彙余以凡上常州府引服制駁余議曰服制由夫而推王氏童養未婚夫婦之名

未定不能旁推夫叔也臬司以王氏呼浦四之父
爲翁翁之弟是爲叔翁又駁余議曰翁者對婦之
稱王氏尙未爲婦則浦四之父亦未爲翁其呼以
翁者沿鄉例分尊年長之通稱乃翁媪之翁非翁
姑之翁也撫軍因王氏爲四妻而童養於浦如以
儿論則於四無所聯屬議曰童養之妻虛名也王
習呼四爲兄四呼爲妹稱以兄妹則不得科以夫
婦四不得爲夫則四叔不得爲叔翁撫軍以名分
有關又駁議曰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於女氏
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王未廟見婦尙未成且記曰

附從輕言附人之舉以輕爲比書云舉疑惟輕婦而童養疑於近婦如以王已入浦門與凡有間比凡稍重則可科以服制與從輕之義未符况設有重於姦者亦與成婚等論則出入大矣請從重枷號三箇月王歸母族而令經爲四別娶似非輕縱遂蒙批允余名頗爲撫軍所知撫軍者番禺莊滋圃先生有榮也五月魏公丁內艱余歸應鄉試是科舉人廣額十名九月下第胡公復以東招之常熟仍司書記十一月胡公同錢穀友朱君赴淮安謁總漕余偕行舟次胡公與朱持論多齟齬將至

淮安余詢其故因江淮衛漕船多滿十年糧道已發價改造其間有停運三次二次者戶部以未滿十運駁取擅動庫項職名朱援例頂詳總漕不准是以主賓迕朱檢例案付余披覽曰吾遵例夫何尤余曰君援十年之例而部以十運爲計創也非破其十運不可胡公大喜曰是說今始聞之朱曰吾力竭請以累子余辭不獲遂爲之議曰截留漕船以裕民食破格之

恩前所希有是以向來止計十年而不扣足運但船隻一項利於行駛不利停泊蓋一經停運久泊河干

上之日曬雨淋猶有苦葢銀兩時爲檢點至船底
版片泥膠苔結日漸朽損若因船身無恙勉強起
運重載米石遠涉江黃設有疎虞所關匪細故不
敢因慎重錢糧致悞

天庾正供既滿十年不得不造朱覽之曰吾實念不到
此胡公遂錄稟呈總漕蘊公著大爲許可令速歸

請撫軍會行萬一部駁可奏免也後呈稟撫軍莊
滋圃先生曰理足詞達必可不致部駁又曰此稟
另一手筆得毋易友乎胡公以余名對先生曰前
在無錫辦浦姓案甚有膽識將來條議當令此君

爲之余自此更爲胡公契重遂留常熟兼司條議
事次年

聖駕南巡胡公派理船隻并前營差務十月余同赴清
江浦余自出游歲終必歸省是歲卽於途次度歲
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佐幕者義分亦然

二十二年丁丑二十八歲留胡公幕四月差竣偕至江
甯辦報銷寓秦淮河房得以略游金陵名勝七月
回常熟又同胡公赴海州督捕蝗蝻兩旬餘又至
安東回署十二月初同至常州查漕蘇州白糧帮
干總姚起濬忤胡公意立欲劾叅余以口過不可

議相左初五日辭歸

二十三年戊寅二十九歲正月初八日胡公遣戚持札到家代爲謝臯再三堅請復同至常熟常熟有虞山虞仲言子之墓在焉虞墓上言墓下虞之子姓爲仲氏每展墓必經言之墓道言以爲越界歲必競由縣而府而司而巡撫訟十餘年未結撫軍委胡公查議仲以言墓在虞墓禁地之內謂言氏占其墓道言氏之譜牒則界起於漢時各不相下道左十餘丈有荆榛僻徑言欲仲另闢行路而仲不願也故斷斯獄者卒無成議余以爲非可例定也

乃爲之議曰墓前禁地之說起於後世仲說不足
爲憑言譜墓道起於漢時亦荒遠無稽虞先言後
相距數百年虞以讓國而逃必不愛此區區之地
言爲道南文學禮讓爲先必不忍與先賢爭路兩
姓互持皆非祖宗本意若舍正途而另闢荆榛不
惟不便亦屬非禮應令仲氏每年展祭俱由言氏
墓道而上墓道之外不得樵採庶奠幽魄而杜囂
風案遂定胡公欲留余度歲至十二月二十六日
猶未許歸余題詩於壁
如歸豈復歎他鄉爆竹聲
中歲欲央八口自憐窮骨
肉一年幾得好時光殷勤醴酒開東閣寂寞斑
衣負北堂記得臨分會有約椒盤鞠脰捧霞觴侵

曉胡公見之曰吾過矣卽具快船飛送於除夕到
家是年間靜山師卒於京師屬族兄鳳琳殺歸其
喪歸第三妹於同邑陳景聲之柔初自號曰龍莊
以家居鎮龍莊也

二十四年己卯三十歲正月以媵婢楊氏爲妾赴胡公

幕三月昌邑孫景溪師爾周自山東至署胡公屬

余錄文字就正余錄窗課三十篇面呈閱一月師
不置一詞心疑之而不敢請也以告胡公次早余
未起師衣冠來謝曰子文久閱矣頗不愜於心子
才可以入彀而文不合格妄爲譽則不安直言之

又恐見臯當俟別時奉繳故不動筆昨胡公謂我
懶且言子兩節毋苦教志在科名月來見子執禮
甚恭虛心可敬當以吾意爲子評之毋訝也是日
卽將文一一評改有從破題抹起者有逐句抹者
有隔句抹者三十篇中得連圈者三句耳余讀之
汗流浹背多不能解則執卷求教師一一申言其
故真聞所未聞遂執弟子禮每日官事畢卽赴師
請題次早呈卷如此者兩月餘漸爲師許可七月
余歸應鄉試師亦反山左同至蘇州過余舟握手
言曰子技成矣然得失不可知吾此行服闋謁選

萬一南來子尙佐幕當虛席以待余謹對曰二母
多病不能遠離若吾師官在千里左右必當應命
各揮淚而別是科二場刪表判以第一場經文四
篇改入二場增論一篇二場增五言八韻排律一
首八月初八日入闈後大雨水溢及坐版闈中狼
狽幾不完卷甚負吾師教誨十二日二場卽病不
能飲食勉完三場怱怱還里遂病甚不能興轉側
需人日惟啖生粟數枚垂絕者屢矣明器已具醫
師莫名其病自信不起九月初八日夜 王太室
人夢中堂有南面坐者數人東西侍者甚衆吾祖

吾父皆右隅侍南面者語嘈嘈不可辨惟東面立者頤而癯煖喇微鬚向上指曰該畱垃圾有數人哭而出吾祖吾父向上拜跪若有喜色晨起吾母爲余言之曰此有先人呵護當無害也是日亭午徐頤亭來省爲余診脈告吾母曰舅無他病因闡中水氣直達上焦所以飲食不通體溼故不能運動用人葭桂附重劑治之一飲卽睡醒下水數升卽能轉身又一劑卽能起坐不數日而瘳十月初一日赴館先是曾大父以下同堂伯叔三人從昆弟九人多強壯而余最孱弱善病兩母常憂

無年自十月至次年二月伯叔昆弟先後殂謝惟存叔父一家客游而余則自此康強不復再病殆兩母節孝之苦足以蔭其後人所謂該畱坵圾者實邀先靈之呵護矣素有積負重以危疾稱貸勢不能支胡公久交又不可以計脩歲終遂堅辭

胡公受長洲鄭君敏賢聘與山陰婁上舍培安基

分治刑名是年交同邑於體乾士宏體乾篤行力學以孝友著聞

後中丙午科舉人

二十五年庚辰三十一歲館長洲縣婦周張氏富家也年十九而孀遺腹子繼郎十八歲將以八月授室

七月病殤族以繼郎未娶欲爲張之夫繼子而張欲爲繼郎立嗣輾轉訐訟前令皆批房族公議歷十八年未結二月鄭君受辭張氏謂繼郎物故後苦百倍於撫孤未亡人數瀕於死死何足惜但繼事未定死不瞑目今年已望六死期日近恐旦夕死而夫與子鬼餒其語甚哀余弔查全卷厚逾數尺族繼張辭張繼族控批歸房族官無成見乾隆十九年張指一人可以立孫而房族謂其甫離襁褓未必成人後又另議終至宕延余因擬批張撫遺腹繼郎至於垂婚而死其傷心追痛必倍尋常

如不爲立嗣則繼即終絕十八年撫育苦衷竟歸
烏有欲爲立嗣實近人情族謂繼即未娶嗣子無
母天下無無母之兒此語未見經典爲殤後者以
其服服之禮有明文殤果無繼誰爲之後律所未
備可通於禮與其絕殤而傷慈母之心何如繼殤
以全貞婦之志乾隆十九年張氏欲繼之孫現在
則年已十六昭穆相當即可定議何必彼此互爭
紛繁案牘同事諸友皆以爲事關富室舍律引禮
事近好奇况以累批房族之案官獨臆斷必滋物
議鄭君見批大詫再三屬改余曰批房族不難也

爲民父母而令節婦抱憾以終不可余爲主人代筆令主人造孽心不安吾不顧其爲富爲貧論事理耳批不可易請易友遂辭鄭君鄭君勉用余批不嫌也張所欲繼者果已成立因立繼書遵依完案後有不肖族人反覆翻告皆不准理至五月初五日午讌撫軍手朱單飭縣封送是案全卷座客震動余曰吾無私天可見况上官乎閱四日鄭君謁撫軍歸述撫軍言盛贊此批得體始知有生員上控批發蘇州府親提重責註劣鄭君以上官許其能大悅撫軍桂林陳榕門先生

宏謀

事皆親辦

凡上控之案皆不批查先以朱單弔卷或有未愜則戒官而兼訓幕故一時吏治無不肅然此其一也時有嘉興李髯者蠱余以利并導余以納賂之術余懼畢不敢應至七月余歸應鄉試代余者劉某誤爲所惑比余九月至館甫三日而事敗奉撫軍訪究二人倉皇竄逸余私自幸益勵安貧之志竊盜計賊每米一石例照部價作銀一兩時米價日增撫軍意在懲賊飭照時價估賊竊米七八十石俱入滿貫余以治賊不嫌過嚴而計賊終須課實事主類多惡賊不免浮開斛隻既大小難齊米

色復高下不一憑一紙賊單遽擬縲首恐日久弊
生不無冤抑爲鄭君通稟請仍照部價估報撫軍
行臬司議准通行後數年余館平湖援例具稟奉
浙江臬司批駁是以江浙連疆而竊米定臬輕重
懸殊不知近日作何辦法也十月胡公署臬司篆
招余相佐適崇明有盜右手廢而以左手開棺縣
讞依律議軍收贖余意左手既能爲盜自未便照
廢疾減臬第廢疾收贖法外之仁又不忍遽以私
意剗改成例且安知非以此人律得收贖因而坐
以爲首遂托故告辭後果奉部駁不准收贖余雖

見及之而不敢毅然請也十月十七日西席江都諸生吳山濤桂過齋夜話嫌筆不中用余適有兼毫次晨持以贈吳因畱閱館課少閒余所居齋屋傾頽牀几皆爲齧粉友人環視謂余被壓而余方自吳館回交相慶也先是四月孫師簡發浙江過吳門約余相佐鄉試荷同考官李師成梁閱薦未售至是遂并辭長洲歸里是年楊氏生次女

二十六年辛巳三十二歲孫師補浙江秀水縣余遂入幕二月初三日到館縣民許天若正月初五日黃昏醉歸過隣婦蔣虞氏家手拍鈔袋口稱有錢可

以沽飲虞氏詈罵而散次日虞氏控准未審至二月初一日虞氏赴縣呈催歸途與天若相值天若詬其無恥還家後復相口角初二夜虞氏投繯自盡孫師受篆卽赴相驗時松江張北逢與余分里辦事虞居張友所分里內張以案須內結令將天若收禁通報余以爲死非羞忿可以外結張大以爲不然孫師屬余代辦余擬杖枷通詳撫軍飭將天若收禁并先查例議詳余爲之議曰但經調戲本婦羞忿自盡例應擬絞本無調姦之心不過出詬褻狎本婦一聞穢語卽便輕生例應擬流夫羞

忿之心歷時漸解故曰但經曰卽便是捐軀之時卽在調戲褻語之日也今虞氏捐生距天若聲稱治飲已閱二十八日果係羞忿不應延隔許時且自正月初六日以至二月初一日比隣相安幾忘前語其致死之因則以虞氏催審天若又向辱罵是死於氣憤非死於羞忿也擬以杖枷似非輕縱府司照轉撫軍又駁因照流擧例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此事至丙辰正月病中夢虞氏指名告理冥司謂余不差是知許天若雖非應抵而虞氏不得請旌正氣未消在冥中亦似懸爲疑案也治刑

名者柰何不愼四月孫師保舉堪勝知府赴部引

見畱余家居相待九月初三日孫師回任余亦至館獲

交師子西林

含中式癸未

西林癸酉舉人是歲會試中殿試館選爲人無疾言遽

色公明正直體用兼該歷官浙江布政使卒於位

是年十二月大寒官河

皆凍小河冰堅至十餘日始解舟中人有凍斃者

紹興亦然有廣文某侷滿求保舉余曰此君太熱

恐難信其終身孫師曰人材止可節取必事事過

慮大憲何以保我耶真諷然長者之言

二十七年壬午三十三歲館秀水三月十七日 先生

母徐太宜人卒先是余每省試吾母謂家世素無

科目且旣以游幕爲養學而荒幕則造孽佐幕復
學則精力不繼已卯大病後復再三諄屬戒勿應
試至是十四日急足至館歸家吾母已病劇十七
日早忽曰萬一不能至九月則誤汝試事乃知吾
母望捷甚殷向者特慈之至耳始立志作舉業文
字不敢懈初 曾大父有公園在舍北兩伯祖伯
祖母皆殯焉 先考 先妣亦殯於其右余年十
五歲時從伯叔鬻於同族余懼先人不安故別租
苧園殯 徐太宐人而禱於兩伯祖曰俟考妣合
窆當求地以葬伯祖諸匱四月十九日長子 繼坊

生縣有貢生陶世侃以巨富聞其父惠先以長房
獨子出繼叔父生世侃兄弟五人而長子故絕例
得以次子之子璋爲後世侃行第三謀以己子後
其伯兄乘父故僞托遺命令璋父歸嗣本生祖次
房者謂以孫禰祖例難歸繼祖三房者謂本生有
子而無後於情不順歸繼之說未爲不可訟至司
院錢文端公陳羣諸宮詹錦及搢紳先生聚議此
事紛紛不決時孫師已陞河南開封府同知撫軍
莊公以案關富室飭縣定議後卸事余亦無能折
衷長夜求索忽憶禮經殤與無後者耐食於祖之

文爰佐孫師持議謂禰祖之說必不可行陶惠先
出繼叔後斷難以已之次子歸繼本宗有子而絕
情有難安請以其主耐食於伊父愛泉支下聽惠
先子孫奉祀遺命之真偽可無置議大爲莊公所
賞詢知余始曰此君余在江南久知之真有學識
招余相見一時虛譽頓起錢塘嘉興海鹽平湖爭
致關聘問劉君國燾賢遂就平湖八月孫師解任
卽至平湖十月乍浦巡司獲徐姓等九人在家拜
佛起經卷一篋稟爲拏獲邪教余檢其篋內有無
爲教經一帙蠹蝕零碎後有萬歷十七年歷城并

妻王氏字斷續不完餘皆金剛楞嚴觀音阿彌陀
心經之類余曰雖無爲係邪教名然經已歷久殘
蝕徐姓等恐非教黨劉君親赴各家檢按竝無違
禁器物余曰聞歸教者皆長齋以猪羊肉試之果
教當不冒啖當堂給食無不啖者訊經出來則并
諸經皆鬻自乞食游僧之手遂照私家拜斗例分
別責處焚無爲經而金剛經等發德藏寺供奉後
族子在心商於乍浦歸語余曰彼有民家於圃內
書室中奉叔生像謂當日誤犯巨案賴叔保全所
以報也余不知何事或者其卽此案中人乎是年

新例命案初報咨部起限幕友辦理初詳每多草率覆審承招往往棘手余爲劉君稟撫臬二憲凡初報時卽摘敘供情擬定舉名加稟附申奉批准通行大有匡正然幕友不以爲便也後例停稟亦漸止如永爲成規於獄情幕學必多裨益矣

二十八年癸未三十四歲館平湖先是孝豐縣民蔣氏行舟被劫通詳緝捕封篆後余旋里度歲有回籍逃軍曰盛大者以糾匪搶奪被獲訊爲劫案正盜劉君返余至館檢閱草供凡起意糾夥上盜傷主劫賊俵分各條無不畢具居然盜也且已起有藍

布綿被經事主認確矣當晚屬劉君覆勘余從堂後聽之一一輸供無懼色顧供出犯口熟滑如背誦書且首夥八人無一語參差者竊疑之次晚復屬劉君故爲增減案情隔別研鞫則或認或不認八人者各各歧異至有號呼愬枉者遂止不訊而令縣書依事主所認布被顏色新舊借購二十餘條余私爲記別襍以事主原認之被劉君當堂再給覆認竟懵無辨識於是各犯僉不招承細詰其故蓋盛大到官之初自意逃軍犯搶更無生理故訊及劫案信口誣服而其徒皆附和之實則被爲

已物裁製者有人卽其本案舉亦不至於死也遂
脫之越二年劉君保舉知府引

見而此案正盜由元和發覺傳主認賊劉君回任赴蘇
會審定案初余欲脫盛大時闖署譁然謂余枉法
曲縱余聞之辭劉君劉君弗聽余曰必余甯止者
非脫盛大不可且失贓甚多而以一疑似之被駢
戮數人非惟吾不忍以子孫易一館爲君計亦恐
有他日累也然短余者猶竊竊然私議不止幸劉
君不爲動至獲正犯劉君謂余曰曩力脫盛大君
何神耶余曰君不當抵舉吾不當絕嗣耳余自此

益不敢以草供爲信犯應徒舉以上無不親聽鞫
問又民婦俞張氏縱女犯姦婿覺毆其妻張氏赴
勸被婿毆折一齒案律應徒余以爲婦人犯姦舉
應離異母縱女姦卽與婿義絕應同凡論奉司府
再駁擬杖一百枷號一月完結是年爲 兩母具

呈請 旌雙節十二月奉巡撫彙題

二十九年甲申三十五歲館平湖是年十二月奉禮部
具題 兩母 旌表雙節奉

旨依議

三十年乙酉三十六歲正月奉禮部咨 旌 兩母雙

節建坊如例錄事實乞言藝林二月館平湖嘉興
知府金匱鄒公 應元 雅重余嘗語劉君君幕汪某

所辦案必爲犯人留餘地議論純正當有後祿時
幕中人無不排擠余者余復不能和通勢孤立幸
劉君信任獨深得鄒公言人情稍定五月鄒公巡
視乍浦至署下交六月乍浦同知陳 虞盛 會同乍

浦管叅將湯 雲龍 獲漁匪楊極輾轉株連獲盜三

十餘人以寄贓買贓諸名牽致者又不下四十人
錄盜供上中仍檄劉君勘詳庭鞫則各犯皆受榜
掠徧身血痂墳起膝踝潰爛鞫反覆惟聞人林好

會搶奪人財物其十六人或竊魚或竊網餘人皆畏刑誣服非劫且非竊也劉君不敢附會陳丞止報搶奪一人竊賊十六人繫獄待覆勘而盡釋餘人余削牘竟晉省鄉試比試竣至館則叅將以調考謁總督於福建侈張其事總督下檄詰劉君劉君持初說甚力大與丞等忤或以故出讒余余辭劉君劉君不可未幾叅將病疽死丞丁父憂去先是撫軍熊公學鵬欲據丞申入

告臬司李公

治邇

謂丞不足信應如縣申勘結至是總

督楊公

廷璋

竟具丞叅將獲洋匪狀上

聞奉

旨命浙江江蘇兩巡撫會讞臬司提囚至杭州屬鄒公親鞫囚供如縣申惟慈谿沈氏一案與事主報辭異鄒公疑爲劫劉君力言未允余爲鄒公言內河寬五六丈者纜數船東岸遇風纜斷而飄西岸則數船必不能連檣如東岸無尺寸後先況黃盤爲外洋無津涯今事主之辭以爲三船同漁一處被風飄至黃盤又同泊爲三盜船同時強劫當無是理鄒公爽然改容詰事主則兄弟三人始雖同漁旣遇風飄失各不相顧林好等十五人各竊各船

初非同謀亦非同行案遂定顧兩撫軍謂洋匪宐
重創雖搶奪亦當援強盜律治之幕中賓皆托故
去兩撫軍專令鄒公承辦鄒公聽余定爰書盡四
晝夜草凡十數易擬林好絞餘十六人及續獲七
人流徒杖笞各有差率致者一無與焉

命下部議報可是役也自縣稟至兩撫軍會奏皆余持
議創稟鄒公初不知余過蒙相賞殆爲是案作緣
也微鄒公吾其能行吾志哉是年桐鄉沈青齋啓

震館西席訂交焉

青齋爲人豁達通徹事理重交
游氣誼庚辰舉人後由己丑科

中書官山東運河
道署總河引疾歸

十月妾楊氏生次男繼壻

三十一 年丙戌三十七歲館平湖平湖多富室爭繼之
訟日繁房族不免左右袒官吏因之上下手余素
薄之遇有控爭之案與劉君約置訟者勿論而飭
房族公查無子之人是否必須應繼同父有無昭
穆相當繪圖稟核其人如在或有妻則聽其自主
夫婦俱亡則援無後耐食於祖之禮令耐產以祭
不准立繼行之數年懽風稍息有爰球者狡人也
嗣其總服叔鳳于死而無子自言序當承繼據房
族詞鳳于之兄有子一人例難出繼鳳于生時與
兄竝未分產故後妻亡女嫁約其餘貲有田二百

七十畝當爲之後余批以遺產一百畝分給嫁女
以二十畝營葬一百五十畝爲祭產祔父承祭不
必球爲過問球控府鄒公以鳳于既有遺產自應
置後球果應繼卽非妄告如因其首先控爭卽予
擯斥而女撥多貲魂惟耐食殊非繼絕之道矯枉
過正未昭平允飭令查釋例義定繼擬詳余爲之
議曰例載無子者許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
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總麻如俱無方許擇
立遠房夫曰許令承繼許之云者未嘗勒令必繼
也又云繼子不得於所後之親聽其告官別立其

擇立賢能及所親愛者若於昭穆倫序不失不許宗族指以次序告爭夫曰聽其別立聽其擇立聽之云者惟其自主也細繹例義或繼或否皆由無子者主之若本人未經立繼固無容旁人干預夫承繼以承祧爲重非承產也生奉養死服喪謂之承祧必繼子與所後之親恩義相維今及鳳于夫婦生前竝未立繼而於物故之後以爭繼者繼之死者不知繼子之爲何人繼子惟貪死者之有遺產恩旣無與義不相關是非承祧而承產也天屬之親莫過父子謂他人父本非幸事特爲所後之

親擇立及爲房族序推以義制恩情非得已故爲人後者必有其所生父命之傳曰已孤則不爲人後蓋所生已歿無所受命也今受球父故多年旣非鳳于之所擇又非房族之所推復無本生父之命忍舍生我之恩求爲他人作後忘本貪財已爲不孝不能孝於所生之親安望孝於所後之親天道有知不福不孝之子異時祀產罄盡勢必非稻難供且鳳于與其兄久屬同居是其在生之日專依兄子以生今欲爲之議繼必先爲之分家以不知誰何之人忽攘其兄子之貲產恐鳳于死而有

知亦傷心於在生之友愛矣通盤籌畫球無出繼
之理竝非敢矯枉而過正也人生鞠育之愛不鍾
於子則鍾於女鳳于名下約有產二百七十畝以
一百畝酌給嫁女所以誌遺恩於地下以二十畝
爲鳳于夫婦營葬飾其終也以一百五十畝授無
子耐食之例立及鳳于祭戶耐伊父名下令其兄
子永遠奉祀則其父之丞嘗勿替卽鳳于之胙蠻
長延不繼而自不絕較之淮繼及球似爲長策云
云越兩月餘方奉批准後鄒公語劉君云汪友之
議創而確吾細察之甚敬其爲端人倘萬一有是

識有是筆心術不正不可倚矣未幾有援是案欺寡者寡婦黃俞氏年三十餘無子撫二女孀居四十年矣族長請照耐食之例以其夫遺田四十二畝盡付宗祠爲祭產聽房長稽查租息以防售賣余大訝擬批謂耐食之說所以杜不肖爭繼之習而非開房族攘產之風不得妄引支案覘覷干咎四月劉君保舉知府引

見畱余在家相待九月回任余亦至館黃俞氏籲懇族長於署令劉君

開

煎任內呈請耐產於祠劉君批

准產立黃祠祭戶由族長收租歲給俞氏租米三

十石餘歸祠管取黃氏不得私賣遵依并各個戶
不得私向俞氏繳租遵結余曰婦人夫亡無子守
志者例承夫分戶絕財產果無同宗應繼之人例
得親女承受今俞氏孀居四年夫所遺田畝未斥
賣其能操家可知二女孤幼撫養箴嫁爲日尙長
其事甚夥種種貲費須俞經理且疾病醫藥之需
親戚應酬之用皆事所必有豈三十石租息所能
預爲節限以例承夫產之孀婦應受絕產之親女
置之局外而轉以無干之族長爲之掣其肘而攘
其財不惟孀婦含冤竝使幽魂飲泣無此政體亦

無此風俗所有俞產四十二畝以五畝立黃祠祭
戶俟俞氏女嫁身故歸祠收息爲伊夫婦耐祭其
三十七畝聽俞經管膳養嫁葬或存或廢總不必
房族顧問以斷葛藤將署任所立祠戶改正歸俞
并飭各佃戶向俞輸租原送遵依塗銷完案十二
月劉君陞九江府同知鄒公先調繁杭州府至是
調福建臺灣府以歲脩一千六百兩聘余同往請
命吾母吾母不以爲然遂不果行

鄒公號寶松辛未進士先任紹

興府爲政廉慈誠愨禮士嘗謂余必不以慕終余
既不赴臺灣屬劉君致意欲余執弟子禮余感其
知已諾之至臺灣後頻以書來情誼真摯俸滿進
京於途次告病後十餘年卒兄方鏐號半谷壬午

舉人工古文歌詩書入晉人之室辱訂忘
年交戊申卒贈余書文皆刻大雅堂集 受仁和

李君學李之聘是年館西席者歸安孫丹林宸論

交甚契

丹林信果誠篤學行並醇庚辰舉人後晚名辰東號遲舟中王辰會元第一甲第二

名進士及第授編修庚子順天鄉試同考官卒於闈今其長子憲緒乙卯成進士官刑部主事

三十二年丁亥三十八歲正月仍赴平湖二月劉君卸

事余至仁和十月李君以戶書僞名訐告去官受

烏程蔣君

志鐸

聘遂之烏程到館知前友以辨沈

二命案未協辭去檢案則大愕沈二者沈洲之堂

弟也沈洲與蔣四共船漁六月中泊而修之泊處

有屋兩間爲張氏所居沈二一夕懸屍船上蔣君

初驗沈二繩痕周匝疑爲勒死無可究詰刑求張氏張氏供初與沈二有姦後與沈洲姦通沈洲妬姦謀勒蔣四從而加功張氏聞聲出視畏威閉戶而寢如何懸屍則未之見也照謀命問擬沈洲蔣四解府供大譎異故特延余接理余曰沈二姦在先沈洲姦在後據沈洲供因張氏待沈二情厚是以生妒起謀夫張氏以情好方密之人目擊其因已而致死倉猝之中情不可遏何致默無一言閉戶寢息且妒姦者沈洲與蔣四無涉蔣四何以遽肯加功況勒死在地何難棄屍遠處而懸掛自己

舟邊揆之情理均無一是蔣君不能答因尋求其
故則前友主之蔣君成見若不可破余曰必爾獲
咎甚大遂辭蔣君蔣君固畱乃層層推駁屬蔣君
覆勘沈二斃命之日沈洲等竝未相見亦竝未在
舟邊歇宿張氏歸寧數日竝未在家查傳張氏母
族竝沈二等隣右俱與縣供相符原審皆屬子虛
余屬蔣君乞本府發回原招作覆審改正詳請委
員會勘歸家度歲是年交餘姚邵二雲晉函雲經術淹
適於書無所不讀為人孝友誠和乙酉舉人辛卯
會元壬辰開四庫館徵召欽賜編修終侍講
士學

三十三年戊子三十九歲館烏程四月爲 兩母建雙

節坊於大義里聚奎橋北岸初買坊基時 王太

宐人曰饔飧無寸地且省此數百金爲朝夕計 輝

祖謹對曰此大人千古事也所費不過十畝田貲

兒不肖不足以給一生幸叨 兩大人庇卽無田

亦可以活坊既成 輝祖奉 太宐人謝社廟神

太宐人稽顙百數方起額爲紅腫歸 輝祖問故

太宐人曰我與若母薄命孀居分也兒積誠請

旌又竭力建坊吾願足矣今日拜神將汝素行及

所以事吾二人者告求神鑒使汝一第則吾死瞑

目輝祖泣 太宐人亦泣累數時始罷余赴館

太宐人曰兒勉之好好讀書下場也沈二案先奉
委歸安縣會訊與覆審同詳請另緝正兇奉撫軍
委杭州府覆檢實屬勒死因蔣君與撫軍幕友有
隙謂雖未成招幾成冤獄五月劾叅革職蔣君尙
未卸事秀水韓君本晉已專使來盼會署烏程者

爲戰君效會初任也藩司諸城劉霽菴先生純輝

語之曰烏程劇邑難治蔣令非延汪幕則擬碎矣
友不易得當速聘之戰君述以語余余感劉公之
言遂却韓聘仍館烏程七月至省鄉試首題吾何
執執御乎

執射乎次題曰省月試三題由堯舜至於湯三節
詩題桂林一枝得丹字五策經解史傳總集浙江
輿地兼水試竣聞胡公由廣東藩司調任江蘇與
利吏治

孫師偕遂之胡公署謁孫師孫師見余附藝許爲
必魁九月初八日回烏程見題名錄知中式第三
名舉人至杭州謁本房象山縣知縣湘陰曾洞莊
師光先言八月十六日漏下二十刻余卷已閱訖
置几右曉甫交忽有瓦墜於几斜壓余卷厚不盈
一指而苔痕斑剝急取卷覆校藏於篋方就寢又
問几上有聲則余卷出篋陳几而瓦失所在次早
呈薦兩座主爲擊節已定元十日陸耳山師欲傳

衣鉢改置第三問余有何陰陽得致此祥余曰當

是先人廕耳嗣晤榜首德清許春巖祖京遂同謁

兩主考國子監司業後陞奉天府府尹滿洲博虛

宥師卿額內閣中書後陞左副都御史陸耳山師

錫熊知第二場詩第三場總集吏治二策進呈

御覽俱述飛瓦事交相詫異內簾深夜戶牖皆閉瓦之

來去真不可解傳其事者咸謂二母苦節之報

云是科吾越中式二十三人約日會讌余揖諸同

年曰不須另會十二月二十日為吾母生辰擬

稱一觴乞枉駕為吾母光寵屆期集者十有七

人賓散 太宐人曰二十年來惟今日畧一舒眉
吾庶幾可以對汝父矣自阻汝臺灣之行每慮厚
脩不可多得使汝去今年安得中知諸事有前定
也余自丁卯省試至此九度適在 太宐人禱神
之後天高聽卑不信然乎是歲叔父獨身歸來知
叔母及諸弟皆前死叔父仍出游六月杭城大火
七月德清民間有妖言羣相驚惑以剪髮辮爲鎮
傳至烏程屬戰君查禁後德清令阮君 芝生 坐是
掛誤

三十四年己丑四十歲正月赴禮部會試交瑞金羅臺

山有高會稽章實齋

學誠 臺山博學能文章兼通內典性情純一友誼篤摯

乙酉舉人後屢試不遇卒於家聞其子之明能世其業 實齋古貌古心文筆樸茂能自申所見戊

子順天副貢生丁酉 四月下第卽南歸五月到家 戊戌聯捷遊不仕

受錢塘芮亨齋先生 泰元 聘六月至館九月初一

日芮君侍撫軍熊公吳山行香畢熊公受義烏諸

生王學吾辭授芮君訊供芮君付余閱其辭訟田

土也而後有粘單則訐被控人家藏軍器語多不

經余思熊公辦事認真見此單斷不發縣發縣未

必見單芮君未言亦未必見辭近祿亂似有癡迷

證若併單發訊恐預存成見有意張皇因畱其單

屬芮君專訊辭內情節果係痰迷稟請遞義烏訊
結知此事者惟甥孫志三繼英後二十年繼英館
義烏生應歲試考前列固安分青衿也向使見單
時稍鹵莽必成大獄造孽不小矣治獄之不可不
慎如此

三十五年庚寅四十一歲正月芮君赴天津辦差署事
者爲胡君嘉粟仍余接理三月二十日戰君署歸

安有要案招余商辦四月十四日家人至知王宐
人病亟十五日到家已帷堂兩日矣宐人於初八
日得病病作之前爲余製汗衫余因作題衫詩四

首

衫成在腫黃疾作自夜午即今衫儼然製衫人何所寬窄恰稱身裁量想手拊痛絕寄衫詞

恩義憑記取

不著

違婦心屢著恐易腐一年著

一回庶幾歷終古

我生

衫在笥我死衫入土衫

灰心不灰同

繪圖

記事錢塘潘中書德園

庭筠

作

穴魂相語

王宐人傳并寫寄衫圖見贈同人題二圖詞甚夥

喪畢仍館錢塘五月芮君回任湖州府招解烏程

遣犯吳青華到縣寄獄爲之慨然太息青華年二

十一中壬午舉人負才不自愛歲丁亥余館烏程

主人屢言青華喫漕飯不可容當懲以法喫漕飯

者官徵漕或浮額黠者輒持短長倡言上愬官懼

則令司漕吏餉以金自數十至數百稱黠之力若

輩歲需專取給於漕故謂之喫漕飯云青華爲衆
黠首推故必欲以他事去之余詢其他無劣行不
可而止己丑漕將開徵吏爲策醉青華道至妓門
誘以入甫入妓呼強姦吏黨旨隣佑趨捕詣縣令
素愎且有成見乘青華醉不省事錄供繫獄次早
覆訊青華不承令白太守太守尤酷烈立提親勘
以妓與隣佑爲證批其頰威以三木青華遂自誣
從重外遣在青華恃符貪玩法應嚴治而以文致
坐之轉非信讞臬司提鞫未嘗不哀額呼冤而獄
已成無益也

後令捐陞知府去一子天絕魁魁而
率守以他故被議捐復原官發四川

候補犯事枷號二人造孽不止此事此其
顯著者天道好還捷如桴鼓豈不信哉 曩余佐

胡公督理蘇松糧道時綱紀肅清徵漕之縣無不

兢兢奉法斛面浮一指半指卽干譴咎其時漕船

過淮總漕楊勤恪公 錫綬 秉公盤量米色小不乾

潔卽責運丁運弁丁弁止較米色不敢向州縣別

求津貼督運之員皆無襍費是以徵漕者無可借

名浮收比幕浙江風猶未改甲申乙酉以後運丁

詭稱沿途費用勒索州縣米色錢逐歲加增州縣

因以爲利恣意浮收甚有七折八折內加外加之

名愿者重累視輸漕爲畏途黠者生波盼徵漕爲

奇貨官既自決其藩民遂敢越其畔上官以爲源
不易清陽禁之而陰庇之民之撓法者亦不敢明
正其辜以故官肆民驕習爲故常若青華之所爲
其由來者漸矣七月二十三日大風雨夕海水溢
入西興塘至宋家灣八十餘里蘆康河北海塘大
決其餘決處甚多塘外業沙地者男婦淹斃一萬
餘口屍多逆流入內河內河浮屍及殯厝舊棺無
算兩日不能通舟余家水二尺餘越日而消十月
繼室曹宐人來歸宐人同邑貢生曹韞奇先生女
也歲暮以會試肄館是年十一月楊氏生第三男

繼堦

交會稽陶午莊

廷珍

及其弟南園

廷琬莊爲人豪

爽敦本行工各體詩文賦尤獨絕乙酉拔貢生辛卯舉人終甘肅肅州州同

南園神情諧暢以謔

書名處約而能養志己亥舉人辛丑進士今貴州清平縣知縣

三十六年辛卯四十二歲正月赴禮部會試與同邑來

江臯 起峻

同舟遂訂交焉

江臯內行修謹與人交誠爽不欺能任事己卯

舉人壬辰進士戶部主事乞假歸養養事畢未補官卒

榜發本房翰林院編

修今山西布政使南康謝蘊山師

啓昆

閱薦未售

五月旋里受海甯劉君仙圃

雁題

聘以故人戰君

官嘉善辭不獲因却海甯至嘉善七月戰君調富

陽余偕行八月戰君調入閩余歸里九月葬 先

考 先妣 先生妣於山陰縣秀山之麓遂買航
塢山麓葬兩伯祖伯祖母從伯母遺榷而歲祀焉
十月孫西林先生爲甯紹台兵備道從戰君假余
贊理曩 徐太宜人言外家居鄞城門臨石橋屢
屬友人訪求不得至是親履廂坊凡四日有橋之
處無不周歷間遇徐姓人舉舅氏名問之絕無知
者泣然而返歲暮以會試辭是歲叔父來歸不復
遠游

三十七年壬辰四十三歲正月赴禮部會試與江臯同
行同寓四月揭曉江臯中式余下第俟吏部揀選

五月初四日出京六月初三日到家海甯劉仙圃
已於五月送聘里門望日迓余到館余素不解書
法見中式諸君寫殿試策有規則館中方定臨帖
日課是年三女生歸長女於同邑貢生陳六夔

周次子景曾

三十八年癸巳四十四歲館海甯新例禁延本省幕賓
余辭館會撫軍以杭嘉湖公事繁劇有熟諳地方
情形者飭府縣暫行畱止另延妥友更換劉君遂
稟請畱余時孫西林先生由河庫道調任上海巡
道孫師專使關聘余欲行劉君稟辭是年四女生

三十九年甲午四十五歲館海甯二月二女殤女字同

年山陰王涓占

兆嘉

子七月先叔父卒葬航塢山

八月海甯陞爲州仙圃調平湖署西防同知余歸

里壬辰會試前同年許春巖見余課藝謂骨節生

疏後果下第歸卽銳志揣摩是歲閒日必作一藝

時來江臯投徒里門孫遲舟主東陽書院講席一

藝成必分書兩篇寄二君評閱或不愜遂改作至

有三四易彙者撰策拾十卷手錄至除夕昏定方

畢交餘姚張潛亭

義年

潛亭

乙酉拔貢生於潛

友誼後

飲賜

國子

監助教

銜充

四庫館纂修

官丁酉中順天鄉試舉人戊戌

特賜殿試未

及試
而卒

四十年乙未四十六歲正月赴禮部會試三月初三日
抵京師春嚴來閱課藝謂火候已到可必中初五
日疾作勢難入闈春嚴來診視曰傷寒尙輕不可
不試萬一不進場見闈題必悔病且加劇陶午莊
亦規勸甚力邀余同寓初八日力疾入闈三場惟
啖生梨不能粥飯也試畢漸愈

飲命四書題
首荷日斬三句次

仲叔園治賓客三句三敢問何謂浩
然之氣一節詩題鏡右觀書得風字四月初九日

揭曉中式第四十六名大總裁爲兵部尙書後陞
大學士無錫楷文恭師璜刑部左侍郎今大學士

韓城王惺園師杰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滿洲阿兩

齋師肅本房翰林院編修定興湯辛齋師先甲是

日午門謝

恩謁辛齋師知闈卷爲兩齋師拔取本中第三文恭師

以詩句用重瞳嫌史記不專指虞舜不便進呈

移改今名嚮者已丑下第歸輪將發虔禱前門

關帝問此生得成進士否籤曰新來換得好規模

何用隨他步與趨只聽耳邊消息到崎嶇歷盡見

亭衢意謂必遭踰踰方可僥倖至是公車四上途

次偃蹇多端至京卽疾作可當崎嶇二字復禱於

帝籤曰憶昔蘭房分半釵而今忽把信音乖癡
心祇望成連理到底誰知事不諧自分必失矣闌
中見題紙苟日新三句意新來則規模當換妄希
弋獲力疾終場果受知于雨齋師耳邊消息亦復
奇驗鄉試第三會試名次如之豈非連理爲詩所
累續籤實已預示因憶往歲戊辰負笈山陽與同
學沐陽胡茂才江表傳過城隍廟拜問科名末二
句云雲程萬里君須到得路先憑博陸侯每遇省
試主考廉官從無霍姓久亦置之戊子鄉榜後謁
兩主考聞同年相語多稱博陸二師始悟神籤之

巧今會試得售蓋所謂雲程須到也十四字中隱
該鄉會兩試過合一科一第數之前定如此他可
知已二十一日 殿試二十五日臚唱第二甲二
十八名

賜進士出身二十六日午門

賜表裏輝祖領得寶藍花緞一疋月白潞綢一疋二十

七日禮部

賜恩筵宴五月初二日國子監釋榻初八日 朝考十

四日引

見奉

旨歸班選用十六日得家書 王太宐人于三月二十

六日棄養遂呈報丁憂書廩券次日南還鄉會座
師及同年俱以吾 母節孝素著京邸理當成服

受弔因留數日於鄉祠治喪換 考妣行述乞周

海山先生煌作墓表邵二雲先生作墓誌銘先是

欽命大臣覆閱 朝考卷輝祖取第四名翰林院傳驗

派 武英殿辦理黃籤以憂不赴六月初七日出

都取道泰安二十五日至王家營渡河雇舟星夜

飛行七月初二日到家九月初一日受署慈谿黃

君元煒聘至館開臺山游四明寓鄞縣邵吏部雙

橋洪家齋手鈔雙節贈言彙赴鄞求正臺山慨語

卽將所撰先人行述三篇潤飾字句并講古文之法大有會心旣回慈谿臺山以陸續所改文字寄還九月二十七日辭館又赴鄞別臺山將贈言諄求覆校十月初四日歸家初七日受海寧州戰君聘卽夕赴館十一月歸爲吾母舉殯合葬于秀山之阡仍赴海甯至歲終平湖劉仙圃申前約遂辭職君是年七月十四日第四男繼培生

四十一年丙申四十七歲館平湖孳兒子繼坊課學四月十一日晝夜大雨聞家堰西江塘決江水侵入

內河近塘蘆舍頃刻水深丈餘幸人口無傷漂沒
厝墮無算北海塘亦決水由決口入海勢漸消余
家水三只餘是年介邵二雲乞江西新城魯君紫

非仕驥

撰雙節文字

四十二年丁酉四十八歲館平湖四月孫西林先生來
爲浙江布政使專使相招念仙圃舊誼不敢就時
惺園師方督學浙江孫公屬王師轉致誠悃必欲
相佐余以義不當辭卑就尊且孫公與大吏臨汾
公若冰炭孫公剛正以剛佐之必折如勸其委蛇
又非輔人之道惺園師甚善余言是年交歙縣鮑

以文

廷博

以文諸生博通典籍爲人醇雅

魯絜

有氣誼世所稱知不足齋主人者也

非撰汪氏世德傳寄惠并道締交之意余未敢許

既而書屢來陳義甚篤聞其內行修謹并讀所寄

稟如義莊儲穀諸事仁心實行具可師法遂齒序

焉余生平神交絜非一人而已手書最多規戒之

言

絜非卒進士以親老告養後改名九臯官山西夏縣知縣卒於任

四十三年戊戌四十九歲館平湖五女生四月縣尊談

公

官誥

詳請執業田產按號領給清單遇有賣買

同契送驗換單始准開除撫軍批藩司議詳余適

謁西林先生先生訪余利弊余曰不可行也民間

賣買向憑戶冊有冊而復給單是贅設也開收例
禁驗契以杜需索守候今併驗單是違例也夫民
不急不鬻產官不服不驗單民不必乘官之暇官
不能應民之急設遠鄉僻壤嫠婦孤兒割畝謀餐
易田供斂均難稍緩須臾契單在官斷不能立時
驗給計窮勢迫必至別釀事端且一號之田多或
數畝析授歸併朝分暮合舍業繳單已極紛擾不
幸水火盜賊籲請補給例應查訊不免稽遲吏胥
從而抑勒訟獄必致滋繁如慮號畝舛錯易於影
射果審係價買勘明現管四至與契載相符卽可

據以定讞其從前失除誤收者祇准改正完糧不得藉端奪產亦因而勿擾之一法先生首肯詳院檄縣停止而領單之戶業已不少數年以來邑多空號飛糧之訟實肇於此設所請得行其弊且襟出何有既極利不百不興宋李沆所以不輕徇陳奏也六月西林先生卒於官送之蘇州九月得淮縣韓理堂先生夢周書知景溪師卒爲位祭之是年交餘姚翁鳳西元圻鳳西恬粹有識度學問通雅甲午解元辛丑進士今爲

雲南廣南府知府

四十四年己亥五十歲館平湖三月初二日第五男繼

甫生

今名繼隆

仙圃陞杭州府東海防同知余歸里余

幕游所至與仙圃交最厚

仙圃北山人庚辰進士爲人誠篤治慈明能知

大體上官之不賢者不以禮遇亦處之泰然也今爲貴州銅仁府知府

五月受署烏

程興君

德

聘縣有馮氏因本宗無可序繼自撫姑

孫爲後比卒同姓不宗之馮氏出而爭繼太守衛

公批准余持議據宋儒陳氏北溪字義系重同宗

同姓不宗卽與異姓無殊之說絕其爭端是年鏤

雙節堂贈言集錄二十八卷成附錄一卷王空人

傳誌也白丙申推兩母遺志徵紹興節孝事實至

是得山陰會稽蕭山諸暨餘姚嵊縣凡三百五人

呈藩司國公柱轉飭各縣備案扁表

四十五年庚子五十一歲館烏程四月前烏程徐君朝

亮回任聘余接理六月徐君丁憂去官余歸里第

六女生興君補金華縣訂同事九月龍游王晴川
士昕到浙爲惺園師族子興君出王元亨先生猷

門下晴川叔父也會惺園師復督浙學屬興君讓

余佐晴川十月至龍游是年具蕭山縣節孝貞烈
事實呈惺園師請給扁旌竝于節孝祠庶耐主以
祀纂越女表徵錄五卷鏤版分贈節孝後人仍續

採上虞新昌二縣

四十六年辛丑五十二歲館龍游四月兒子繼坊入紹

興府學娶同邑貢生朱斐亭鑣次女海鹽令張顧

堂力行湘潭人介仙圃以禮幣來奉先人行誼文

字屬余校定蓋張氏世多隱德顧堂曾大母馬以

節旌大父岵亭先生祖緒邑人稱張孝子故藝林

投贈之詞甚多余爲分類編次其詳紀世系墳墓

祭田及誌表銘贊曰追遠錄三卷紀節婦者曰表

節錄三卷紀孝子者曰闡孝錄二卷而附以顧堂

母氏壽言二卷曰壽萱錄通名之曰垂範集凡六

閱月序而歸之是年正月晴川赴杭州縣民盧標

於十三日戲鏗與隣人余某爭道互毆盧被余某
踢傷小腹不能言語當晚昇至余某家稟典史驗
傷痕取保辜延外科調治至二十八日傷痊送歸
二月初二日文昌神會盧赴飲醉歸越夕身熱屬
其弟延內科汪姓診治至初九日病故報驗隣邑
湯溪何君代驗小腹傷痕與典史原報傷分寸顏
色相符止敍迎鐘爭踢一節錄供通詳而汪姓醫
病未曾詰實晴川歸縣覆審余以爲小腹致命係
必死之傷當速死之處例不得過三日今盧標之
死距踢傷二十七日在保辜正限之外自余至盧

路隔里許二十八日即能步行歸家則原傷久痊
可知初三患病不延外科而延內科則是病非傷
可知晴川傳汪醫細鞫追出藥方醫案盧病起傷
寒屬實余又念受傷痕迹日遠日消受傷顏色日
遠日減盧死已閱二十七日而屍身之傷與生前
之傷毫無消滅恐驗亦未確因屬晴川詳請會同
原驗官覆審至十月會鞫何君堅持初詳晴川遂
專詳請委賢員開檢屍腹腐爛牙根頂骨竝無紅
色委員蘭谿梁君不敢填格十二月晴川攜骨赴
杭州而何君已於大計案內叅才力不及矣第六

男繼壇生

四十七年壬寅五十三歲至杭州臬司李公封與何君
有舊欲遷就初詳晴川不可復委處州府楊太守
衢州府王太守覆檢盧標牙根頂心無故李公親
檢以方骨黑色爲小腹墮傷令將余某擬抵余以
洗冤錄開載並無小腹受傷須驗方骨之說且傷
痊則歸期可證病死則醫藥有憑反覆稟辯臬司
俱不批閱惟云王君偏強總督兼撫軍陳公輝祖
頗趨晴川之論而杭城之官與幕皆謂盧標死于
限外十日之內余某擬絞亦須奏請罪可減流議

余膠執余曰居停吏也吾以律例佐吏知奉法耳
法止於笞而欲入之於絞分不敢安晴川信余甚
篤雖上官同寅不計也然其勢不能與臬司抗五
月初一日余托故辭館當是時盧案其稱方骨案
有新城縣婦孫葉氏自縊稱逼嫁案省城籍籍無
日不論此兩案逼嫁案者葉氏年三十有四初嫁
於黃十七年而寡再醮孫姓未幾夫死前妻有子
四歲遺產二十餘畝惟一短雇工人秦某相依度
日總麻姪孫樂嘉以瓜李之嫌屬葉辭秦另雇葉
諾之而遲久未覆樂嘉詰秦則以負傭值爲詞久

畱如故族長孫某與樂嘉商以人言可畏勸其改
適葉以娶主難得安人請俟稍緩會近邨周姓斷
絃族長商之樂嘉欲爲葉作伐秦某聞之告葉葉
令秦作抱呈告樂嘉等逼嫁比縣批查族長等覓
秦理講秦逸去因斥葉不應妄告葉誘秦主謀卽
於是夜乘閒投纒縣以樂嘉爲首照威逼小功尊
長律問擬杖徒府駁葉雖醮婦既不願嫁未便強
勒應照威逼孀婦自盡例充發及詳院陳公以族
長等商同嫁賣必係意在圖財委錢塘縣覆審將
族長擬絞樂嘉擬流撫軍以罪名屢易改委湖州

府同知唐公

若瀛

審理唐公會署蕭山素知余出

詳冊見示余見歷次供情俱近支離惟原驗情節甚明葉屍面抹脂粉上著紅衣襯色衣下著綠褰紅小衣花膝褲紅繡鞵卧樓一間內係葉室中間版隔無門外卽秦牀因語唐公曰歷訊皆舍其本也不惟不應絞不應軍且不應徒也一杖枷完結之案耳唐公曰何故余曰葉之死距孫死不及一年面傅脂粉服皆艷妝此豈守寡情形舍十七年結髮之恩守十一月後夫之義天下斷無是情所謂守者殆不忍舍秦耳秦以貧傭工斷無無工價

而長俯之理樂嘉勸嫁之說葉未嚴拒周姓議劾
之語孫未面言訟起於秦事發在逃樂嘉等根問
秦某下落並非威逼可比是葉之輕生由於秦去
惟秦是究自得實情唐公然余言而誚余盧案者
兼謂余是案杭城之官與幕譁然如一口唐公勒
捕秦某到官鞠實通姦竝無逼嫁情事遂科秦姦
罪樂嘉等照不應律分別杖枷詳結得行余志而
盧案以臬司成見委員竟以方骨爲證擬余某以
絞自余初習幕及佐幕二十餘年凡爲幕者率依
律闡義辨是非於一定不敢絲毫假借爲吏爲上

官者據義斟酌惟律是遵雖顛預如臨汾中丞剛
復若如皋觀察事關人命猶不敢徑行已見一二
年閒風氣頓易律例幾不可憑而幕之風氣日下
矣是時吏治亦極難問蓋以總督兼巡撫權統於
一牧令初詳未協皆可乞恩抽換撫軍樂屬吏在
省各府常駐行館縣亦常有三四十員稽畱省或
或請回任撫軍輒不悅故不敢不畱日一謁上官
外無所事事則相聚飲博甚至盲女彈詞流娼侑
酒毫無顧忌較臨汾時殆尤過之余欲赴江蘇就
館會臬司陞湖北藩司晴川調繁歸安偃園師爲

晴川留止余不可師曰龍游堅守子說甘心忤上官者數月子去渠不另延幕友案完卽欲告病以
身有官累不能遽行其意今臬司已去復不必再
反龍游與衢太守相離子柰何不輔之余因偕至
歸安是年因龍游案久寓省城適惺園師試竣在
省時時謁見或數日不謁卽使召終日侍坐暢論
古今備聞立身行己之大端書紳自凜師亦以輝
祖可與言也教誨不倦於守身之義大有裨益
四十八年癸卯五十四歲館歸安歸安舊習頑嚚相仍
喜上控而不求審理故善良之累余知之甚悉與

晴川約凡上官批准之事廣畱內署先密提原告
與應審人等刻日質訊多屬子虛卽治以誣告之
辜又俗喜以賭以姦以侵佔水利以朋充牙行憑
空訐告而吏胥藉以生財余皆屬晴川禁止大爲
吏胥所忌有丁姓者首賄牽累縣不准理改名控
府被告諸人皆與縣辭無異先提原告到案晴川
訊無賄具卽擬誣詳結其黨郭姓復改換情節控
府行縣正提犯問會余以他事歸里忽另役至宅
門面言丁案同賄多富人賄余故脫郭姓親見孫
姓過付關者轉稟晴川晴川曰此誣也催提郭姓

而余至館知之促晴川訊則孫姓過錢有據密遣
幹役提孫姓隔別研訊竝無其事質之郭姓供由
丁姓所屬暫將郭姓收禁提質丁姓則其說出自
縣役訊役則得自傳聞余曰此事瞭然矣役樂於
誣賄而余不辦是絕其生路也舍誣賄而言賄訊
賄則被誣之人終須到案至審虛而役已飽橐矣
今既出於役究役即可止將役與丁郭分別杖枷
完結案既定余辭晴川晴川曰事已白與君無與
也何辭爲余曰設余避嫌將惟役之是徇否則終
受其累且是說豈惟役哉正恐關人亦與謀也晴

川固留越數日語余曰君其神乎閩人王節吾舊人也然是說實彼主之日來役與郭姓欲首若賂以金方止因遣王節而信余愈至是年繼坊食儉

四十九年甲辰五十五歲館歸安二月痘兒痘殤

五十年乙巳五十六歲館歸安二月繼壩娶山陰國子

生婁升之堂長女四月奉部行湖南巡撫陸公

燿奏請現任官親老獨子循例終養臈川母七十

有一無兄弟遂詳請終養八月解任余歸里自壬

申佐幕至是三十四年游江蘇九年浙江二五

年擇主而就凡十六人俱有賢聲余性迂拙不解

通方公事齟齬卽引不合則去之義幸主人敬愛無不始終其事畱別同事詩有一事畱將同輩述卅年到處主人賢之句殆天之不忍飢寒我也幕途甚襍不自愛者無論亢者自尊卑者徇物故同館雖多投分絕少甲申乙酉數年頗受排擠無非玉我於成生平所師事者一人諸暨駱炳文先生至友事則山陰婁培安基無錫華西峙岳久作古人今惟山陰蔣松谷五封而已余初幕時歲修之數治刑名不過二百六十金錢穀不過二百二十金已爲極豐松江董君非三百金不就號稱董三

百壬午以後漸次加增至甲辰乙巳有至八百金者其實幕學幕品均非昔比矣吏之爲道必周知所治人情風俗方能措之各當吏或不解此義舉一切政事盡委諸幕友幕友與主人無葭莩之戚無肺腑之知儼然爲上賓受厚脩則所以効于主人者宜以公事爲已事畱心地方闕切百姓使邑人皆曰主人賢庶幾無愧賓師之任不此之務而斤斤焉就事辦事僅顧主人考成錢穀刑名分門別戶已爲中等甚至昧心自墨已爲利藪主人專任其咎彼何人哉彼何人哉二十年來余所見以

不義之財烜赫一時不數年而或老病或天死或
嗣子殞絕或家室仳離者回首孽緣電光泡影天
網不漏可爲寒心時乙未進士奉部截取已二年
因請咨謁選是年續採上虞新昌及山陰蕭山縣
節孝具七十四人事實呈督學寶公光行各縣
扁表並纂續表微錄一卷附前錄後今新修紹興
府志所載婦女俱採入矣至杭州劉仙圃方陞南
寧府知府畱余信宿謂余曰吾初與君交闈署上
下無一愛君者皆畏君矜嚴不可犯吾獨重君能
得君益君遇知交終日談無倦容非愜意人對坐

無一語此可幕不可官也官與幕異徑直不可行
須相機婉轉庶幾上下協和相愛相規真藥石之
言誤佐治藥言二卷飽以文刻入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二集

五十一年丙午五十七歲正月王晴川書來將歸義州
訂舟行同赴張灣人日同人公餞贈詩隨行作詩

八首寄謝

折柳河橋氣味親陽關歌罷又陽春詩
我背面都如話語出知心自見真到處

合求完本分歸來應可質同人鹿鳴篇裏周行義
書編顧孫別後紳手九熊瞻望何如說到焚黃
報已虛死悔成名遲二紀生慙學古負三餘爲人
論定當官後行事好須立意初不是良朋眞愛我
誰慮先德願翹車表節思兼賜第
恩戴天無計報高閣可容更戀黃綢被幸不能

勝綠蟻尊政譜敢希花蘭縣家風曾記葉餘根故
人鄭重勞相勛一寸靈臺曉夜捫來咄畫餅道人
記初心捧檄躋踏思不任名士由來問調單父琴
相約鍊黃金祗應飽啖姑臧韭未擬閒卅年代斷
好夢長憑時鳥喚鶴啼罷費沈吟今令長求全
手無傷倖博虛聲拙許藏佐治私憐鹹酸到口嘗
愛說古龔黃隨身竿木從人看異味鹹酸到口嘗
怕是病根醫不得平生誤坐次公狂官最難居
父母名人歌人詛自分明因會閱世粗諳事算到
親民易寢聲才拙預籌勤補綴時澄會遇俗和吉
談經讀法書生分莫計三年考畫城新樣好我愁
又春關愛看閒雲勝愛官人說畫城新樣好我愁
騎虎下時難未刻鏗前吟字課兒安畱香編藝蘭
贏得千金宵一刻鏗前吟字課兒安畱香編藝蘭
絕妙辭贈言遠過百朋貽挾身象笑生多齒畫足
蛇憐飲失厄作劇難殊觀劇日暹山計定出山時
不知宦海收帆後展先墓作七絕四首示兒輩不
可有入吟餞別詩官是偶然來吾今老大何奢望
遷除不計財書生依人懷抱帝天臨劬體甘貧
只盼承家汝輩才

直到今俸得全家資。廉食敢因從官負初心。
最難居父母官。拘循不易。況摧殘忍收百斛。蒼生
淚灑向孫枝。未許乾。徵書到手幾徘徊。自信
方非吏才。陳別一言。吾不食菽黃。事了便歸來。
晴川約三月十八日首途。孫甥蘭啓。繼蕃同行。屆

期俶裝至杭州聞

欽使到浙盤查虧空。遂至湖州會晴川覆檢。交代冊退
留五日迂道烏鎮。別鮑以文同至吳門舟中讀天
水冰山錄爲嚴嵩籍沒入官貲產簿。題跋歸之以
文。又出示楊忠愍公手書冊子凡十八葉。通十種
蓋公在錦衣獄感提牢應養虛調護之義書此以
贈。後有王鳳洲主治哀輓詩文敬跋數行於後。以

文以鈔藏祕本沈斐春秋比事二十卷吳澄春秋
纂言十二卷總例二卷贈別而去訪金匱鄒孝廉
半谷先生方鐸諸布衣類谷先生洛至常州泊舟
毘陵駟駟隸武進縣憶乾隆十八年外舅令武進
余爲贅壻外舅丁憂解官常州太守胡公延余入
幕十九年二月子身襖被由杭州附漕板船房艙
初八日晚出滸墅關順風揚帆三更至此大雨如
注舟人促上岸無可駐足借宿駟舍駟子以余寒
襖不顧問獨坐皇華亭五更燭滅愁慘長吟雨聲
與吟聲相答邈者訝之告以故假燭半枝至黎明

謁太守旅行苦逆風不謂順風轉足爲累三十餘
年客游惟此宵最爲悽寂故余一生幕脩所入不
敢妄費一錢回首前塵久成陳跡念贅居時情事
如在目前而前婦亦登鬼錄十有七年方余困阨

時前婦有言夫子必貴恐我不及冠帔耳今何如

耶不禁淚潛潛下作感舊詩八十韻

古駟蘭陵道征夫浙水船

韶華春欲暮麗景日當天
振觸懷疇昔塵踪溯蹇連
歲難干紀癸建兔月初弦
娟笑淳于贊翁調單父絃
循聲推協贊赤絲慶起還
我亦攜家累因之藝硯田
仲華齡廿四曼倩饋三千
甥館參愁素術齋幕試
舉備書殊草草坦腹乃便
便何幸黔婁寢能逢德曜
賢應官初事了人室得人
麟起傾鷲難唱妝慵鬪錦
妍畫眉深淺恰佐讀墨朱
研瑱闥鶯鶯度唯慵燕剪
窮玉臺奩乍掩銀蒜戶高
寒竝蒂

花頰刺同心結屢纏量腰裁白氈植爽拭青毼愛
問鴛鴦字耽吟芙蓉更製蟬賦修猷履敦望慰倚
嬌女剛啼襟空男更喚比肩有時勞藥裏輒自典
懸賴是忘行脚微聞喚比肩有時勞藥裏輒自典
花細小食錫絲結嘉肴縮項編手營都脆潔鄉味
務芳鮮楚額躬祈代怡容命許延感茲慰義篤誓
欲死生聯每勗層霄上毋甘矮屋卷槐黃勤夏課
蟻戰慕羊羶盼頰吹笙宴慙同磨鏡瓶醉惟隨罷
靴誤竟斥鳥焉短盡英雄氣來默照禪杜羔不
寂冥祖述待騰騫凝睇機先下攤書燭與然不
依鮑鹿曾未貸戎錢冰鏡光俄蝕泉魚痛莫捐誰
爲東道主暫穩北窗吧一乏尋常債裝輕九萬箋
牛衣紫密緒蓋餒理殍尸藻襄時祭攀蘿葺故
塵加遺箴弋雁濡豈足蠅屍藻襄時祭攀蘿葺故
體傳通才求記室虛左啓寶筵樂職須工賦微
忽至前誰圖交落落遙賈帛交菱太守常州貴清
名自武直幾充各士餅招用庶人旃隨使期方急
湘湖道運遙者回行踞踞相對涕漣漣母老資扶
掖瓶空倚粥餽浮雲蒼狗幻踏迹磨牛旋穎土原
無僕揚雄祗有鉛此身真似寄到處合從權路出

重關遠峽爭過鳥騷李膺舟可共摩詰病纒痊
謂封姨力醜增羈旅煖郵籤鳴乙夜客舫泊東肝
睡美甜鄉熱登呼彼岸先魂飛驚露鶴神怵勸備
鵬進退籌維谷生疎計總遑恥逾形孤鏗燼暗漏盡
曹虔敗几蘆簾畔腥間豆攤邊年淚兼擔雨滴夢
拆音聞醒久衾如鐵更長夕抵仙蕪兼香怪石葉
遂海濤頭悔教來成錯違云謫是仙蕪兼香怪石葉
寫悶屬陳元嶽水將趨壑非藝那惜蚊平生多度
落憶此最拘攀丁運傷焚薄含情寄沙餘途窮堅
樹立境換念陶頤遲久儕千佛垂衰就四銓亨屯
思歷歷親故諛不報重泉遺挂彌珍重歡悰曷補
所悲榮五殺不及報重泉遺挂彌珍重歡悰曷補
填便容膺勅贈可易慰幽悵契永題衫時江南
什疾酉隔世絲浩歌添腹痛癢管扣紅舷時江南

水禮過吳門卽見

上諭騰黃因灾加賑抵無錫見官設粥厥詢市米價一
石四千三百錢丹陽米價更昂每石四千八百流

丐載道泊揚州見城內大家多粘四十九年五十年舊訃帖及新訃婦人皆綴夫銜名出訃或用叔或用弟死者之子及承重孫轉附後妾則稱某公淑配下以杖服子著名亦有稱降服子降服孫者殊非禮意自揚以北尤覺蕭條疫大行泊淮安訪許虛舟師卒已三十年世兄重履未見清江惠濟開頭二二三三壩壩外老黃河壅塞出新開河河甚淺窄僅容糧艘惟輕船可旁行向來洪澤湖水至壩口與黃河水相會湖水入江河水入海湖自乙巳淺涸水不能至壩口故河水挾沙而下致塞舊

河新河自甲辰始開今河水亦小舟行頗不便利
楊家莊新設小壩口甚窄止容一艘故自楊家莊
至白洋河遷延五日洋河鎮隸宿遷縣米至制錢
十千二百文一石豆價與米價等豆腐一斤錢十
六文麩一斤錢七十六文屍橫道路未至鎮有一

老丐塾師也戚然哀之作詩以記

馬年建龍月謁
選之京畿喧傳

山東道凶歲人此僑遵陸多恐懼
謂蘇常間愁苦踰浙西渡江歷揚
淮所見彌淒其
道如尸陀林往往從流漸將至洋
河鎮水淺數日
番散步思問俗里舍半伏屍畧辨
男與女身無寸
裳衣運近偈傷姿枯瘦存鰥皮爲
我陳近事欲語
先涕洟少小粗識字授徒聞一額
都都平丈我甘
受俗子欺去年丁奇旱失館百事
非眼中萬黔首
初言失時丁壯力轉徙老歲乞糶
糜富人豈不

仁自抹亦已病初猶稍稍可後惟額而噫百呼無
 一應活命樹上枝漸漸及土草未易逢泉茨臘盡
 慘嚴寒春月雨雪霏僵死十四五懸喘爭早遑豈
 惟困來餓疫氣連路遠不見道旁屋毀壞無幾遺
 卽今麥在眼入口尚無期斗米錢千餘蔬菜如靈
 芝有兒適異縣生死久不知有女年十五無家安
 所歸六日斷漿水氣息在依稀有女死我寧活穀賤
 究何裨所痛委溝壑合眼飽鴛鴦君看市上頌強
 半死人鸞語罷更鳴咽聲色交酸悽皇仁天命
 廣大振貸百萬贖諄戒長吏詳慎察創痍人命
 賤若此得毋吏職虧抹荒無良策自古重嗟否惟
 徐連竟青腫接皆病黎我昔佐吏幕請祀祈豐綏
 矧今行就銓父母爲有司私望玉燭調祥和周四
 睡骨肉常相保人壽其庶幾傾聽歌鼓腹敬成樂
 職土人謂二麥大佳然兩岸田多未種蓋人皆逃
 詩亡或死屋上所蓋葺稗亦俱毀去又行三十里爲
 亨濟闢見八九歲女子多有父母引至客船覓主

願收養者聽覆之則涕泣而去夫婦二人年俱二十許沿河呼號夫欲賣婦自活蘇州衛前帮舵工以四千錢受之一老人挈女子一年十七男孩一年五歲女子得錢二千男孩無人顧問也余作詩二首傷之鬻婦行云枯樹僧有皮小草自有根結髮爲夫婦死守何計富與貧小草根已空枯樹皮亦盡願爲其命烏枵腹相依同日頽郎憐妾妾憐郎一生兩生一亡兩亡天實爲之命不臧郎命重千鈞他日生兒承祖禮妾命輕一葉驚身尙可資郎食相嚮淚浪沿街索主無歸鄉青蚨多少會不較誰能增益一口糧我從大編長隄織與郎乞行求所適一步徘徊一週看從此難望同井邑金閨運丁愛婢娟有貴在粟米在船可憐二十採家女換得卅百青銅錢良人收錢還願婦運丁鞭叱下船走糧船歲隄上過郎能再近船邊否鬻孤篇云四十衰媪人誰憐十六七女錢

五于女年漸少錢漸減猶能乞與往來船獨有男
孩人不惜啼嬰往往委道邊垢面老人年七十挈
五歲兒語連首如崩角淚雨下謂此兒繫祿五
傳悲哉兒母吾子婦子亡婦亦歸九泉吾老何由
可兒食兒命知無旦夕延長限稍首辰過午莫之
顧者頻呼天隣船著頭心惻惻倒以胡餅裹以醴
許爲養子攜以北約畧酬之三三百錢小兒雀躍趨
僕抱老人嗚嗚夕未旋誓不敢受賜兒直惟願撫
兒得長年黃昏淚飛欲發老人再拜聲悽然主
人勸慰起掩涕眼光遙注北去舫嗚呼小兒喜得
所誰念老人溝壑填方信生男不如女女直差舟
可供粥饘我哀老人心蘊結翦鐙爲作鬻孤篇舟
次皂河登岸有婦數人掘野草一種狀如辣蓼長
寸許葉有微毛土名蒜梨子可屑粉爲麪一種葉
如菊土名灰菜可炒食一種如蔥中空而叢生土
名寶蔥亦可煮食婦曰此閒食野草者我輩之

面發腫脹不旬日而死者所在多有死無棺埋於土輒被人刨發刮肉而啖余不信一婦引至河岸有土穴四處俱刨開骨尙狼籍并有剝下屍遺破衣在地爲之慘然是年江西剝船用爲長剝俗呼小糧船大王開小糧船淺阻迨至臺兒莊已四月二十日矣越二日晴川舟至遂別晴川舍舟遵陸晤常熟邵君竹泉及其從弟雲翹赴直隸總督幕雇車偕行抵滕縣界河食新大麥麩大麥尙未甚熟人已不及待也東阿舊縣道中見小車攜老挈幼由北而來幾三四千輛問之皆景州德州人赴

濟寧拾麥資生五月初一日至甜水舖車軋忽折
邵君先行次日德州過河聞邵君薄暮至州所乘
車役捉當官另換小車而去尙有數客無車可雇
傍徨道上乃知折軸免捉亦天幸也作捉車行詩
捉車何喧喧夜打旅舍門云是星軹使火急催南
轅主人色慘阻語客聲酸楚客若速發吾受苦銀
鑄鎮項索何許我聞荆北使者去未還相公治河
駐淮安王家營車八十輛置之河干虛以閑捉車
捉車安所用坐使無益悲滯難青蚨十貫入胥囊
瘦馬曳輪連夜送車堅車轍不容擇往往中途傷
逼仄價轅濡軟時復聞歌行路難誰與恤問階此
厠者伊誰指揮聞是司牧兒司牧兒橫若斯嗚呼
堂不知牧由雄縣而北漸有豐年之象民氣和樂
矣五月初九日至京師主徐端揆銓端揆故人頤

亭第四子也雖結事吏部而門無襍客寓王文簡
公古藤書屋寬殿無暑氣甚樂之彙錄北行日記

一卷謁各座師及同年并知交之在京者高郵貢

生陳小南

肇麒

介端揆執贄問學

是科中式順天鄉試

六月

吏部投供王惺園師命校天下郡國利病書從會

稽茹三樵先生

敦和

商榷吏治左都御史今兵部

尚書河間紀曉嵐先生

昀

余乞雙節言久矣往反

未見先生見越女表微錄甚契屬邵二雲約日來

候余因走謁蒙賜五言古詩一首相賞篤至余嚮

讀先生閩藝鄉會二試實有淵源因修弟子禮七

月原選容城知縣年老改教余與董君書擬備二
十八日出京閏七月初六日至熱河初七日引

見奉

旨用董書八月籤掣湖南永州府甯遠縣知縣九月初
三日王大臣驗放十八日吏部給憑呈吏部告假
回籍省墓呈戶部借領養廉銀四百兩端揆屬捐
加二級備公過抵銷非余意也得浙江鄉試題名
錄兒子繼坊中式第六十九名舉人嵇文恭師附
書撫軍浦公馮編修鷺庭集梧附書長沙太守裴
公間皆爲余說項謝辭之惺囿師聞深爲歎賞擇

吉出京是月同選者同年鄧鈞臺爲元城高念

齋學濂洵陽余介軒心暢太湖謝曲江文濤臨淄

徐春田志鼎南溪適徐編修鐵崖立編新授安徽

學政詞館閣部諸同年在浙紹鄉祠公餞作詩四

首畱別都門前輩百里頭銜試服官台星回首望

知大令難會是佐人心欲碎翻因歷李鷹尤寒耳

邊詛祝分明在可易民將父母看乞得鴻文獨

搢紳馬馱吟卷出層閣牽連都及遺孤事擔荷彌

慙不肖身忍負熊九垂訓日怕羞金筆贈言人捧

盈執玉尋常語愁結名場未了因算難藉手貢

葵吏臣職差能續諭蒙耕鑿從渠忘帝力兩賜

好與說天工敢云政拙勤渠補盼是人和歲屢豐

致遠合籌寧靜飾官箴桑葉邑名中蕭江曲曲

抱湘流說到零陵更換舟作吏許尋山水約攜家

同人畫圖游傳聞縣辭風流古料得身閑興自幽

歸囊他年應不儉諸公有次韻者有自作古今體
九疑嵐翠望中收

者有誤序者贈言甚夥仁和余編修秋室先生集

作瀟湘山水小幅常熟黃上舍韻山泰取余詩中

作吏攜家一聯圖寫其意山陰王湘洲元勳爲余

白描望衡圖小影所贈詩文類述母節以勉吏職

頌母儀以儆官邪任禮部芝田先生大椿書後詳

言居官之節謂自治愈嚴閱境彌苦困阨備嘗而

人不知疑忌交深而志莫白節至此窮矣窮而思

通終不可通求不失其守則法二母之節二母之

守焉斯可矣江西魯絜非寄言懼余自衒幕學謂

君子不以己所能者愧人，不以人所不能者病人。而以老氏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勗余自全。二文俱全刻雙節堂贈言續集邵二雲贈序序曰：法家以輔禮制律者法也，審察於禮與法之相貫通而後能明律，而後能養人。余讀唐律疏傳議，予比于仁慈而參合，必以唐六典爲依，據猶見禮教之遺焉。明律改用重典峻文苛法，欲以齊民惡觀，所謂禮以養人者乎？後之治律者能銓度於世，輕世重以劑于平仁者之用心也。刻者爲之則傷恩而薄厚昧者則坐視人之死生疼痛而不自省，州縣之長盛服坐

堂皇東抱文書伍伯環立哆口叱詞問以律則惜
然莫能知惻然以爲不足知其援律以定讞者則
爲幕賓鉤駁案牘以上下其手者則爲吏胥居其
閒頤指而氣使者則爲奴僕甚至奴僕吏胥與幕
賓連合爲一心觚文破律戕虐名生流弊靡究嗚
呼是曷望其知律以養人乎哉吾友汪君煥曾嫻
習經訓以家貧謀養治法家言議論依于仁慈佐
州縣治引三禮以斷疑獄遠近稱平允性廉介嚴
於取予異乎俗所云幕賓者今以進士謁銓得湖
南之甯遠縣夫以煥曾之明律而通於禮本之以

仁持之以廉吾見煥曾之道得行而豫爲甯遠之
人賀也雖然煥曾佐治有年矣於律文信能通其
意而劑于平矣自恃其能以事上官必傲以待同
列必驕其袖下必復傲也驕也復也吾未見其道
之得行也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謚哉欽以言乎
敬也謚以言乎靜也能敬以靜則不敢自恃而可
免于傲與驕與復養民之道庶有濟乎余與煥曾
交屢以文字相切磋茲行也同學之士多爲歌詩
以送之余槩括爲序以贈其行何以處我煥曾獨
無意哉語尤切擊古義肫然彙裝四冊春田題曰

日下蘭言作五言古詩一章敬書後葉

一官義從公此身寄

自主念此身有來忍爲官所苦官重身乃輕身它
兩無補我生良獨難十一歲無父二母鞠我身教
之守規矩偶小尺寸踰欲墮涕零雨爲養讀律游
誨切勗自樹謂身三世傳履顛待接并凜凜慈母
訓良止嚴布武貞節天所矜一第幸承祐痛今奉
官符風樹摧肝腑豈惟養不逮慈訓誰酬縷萬一
違素心玷親爲官箴懔感誦贈別詞不襲龐行語
儀頓以章兼美意足含咀相望修厥身惟恐當官
推本揚前徵美意足含咀相望修厥身惟恐當官
迓我聞甯遠縣爲昔春陵土會哦次山詩感歎色
慘阻行且身親爲得毋忘咻噢官未一日休身須
百方勞昔賢畏友朋此義且終古丁甯仁者言百
朋實

片楮

余在京師半載同年故舊外日過從者愈編

修柱峯

廷楡

茹修撰古香

菜

魯吏部南畹

蘭

枝邵

吏部雙橋

洪

吳進士殷六

尊盤

徐孝廉春宇

文博

李孝廉立山

廷輝

丁孝廉秋水

溶

胡孝廉海嶼

如

瀛錢孝廉裴山

楷

戴孝廉東珊

穀泗

王孝廉棗園

煦蔡貢生蒿牀

環輔

湯明府稻邨

元芑

馮孝廉穉

雲宸胡孝廉蘭川

鍾

章孝廉達之

宗源

朱孝廉春

泉銓

陳上舍研香

澤源

孫進士秋坪

樹本

邵孝廉

芾亭

田相

黃上舍韻山

泰

戊子副車同年癸卯孝

廉周耕崖

廣業

相見論文真得友朋之樂

今南曉爲御史

雙橋爲知府殷大春字海嶼蘭川秋坪春泉明香俱爲知縣稻邨爲知州裴山爲戶部員外郎東珊爲庶吉士韻山亦中舉人立山爲桐鄉知縣時跡最近然不及相見芾亭於福建知縣任內作古蒿牀司訓仙居亦已謝世已丑初至京師詞館諸公聚散之間能無感歎

從容茶話論藝手談羸馬敝車風裁高雅自壬辰
四庫館開奔忙日甚規模亦復奢麗聞遲舟言
諸城劉文正公嘗至翰林院云木衙門向耐清苦
今因館務熱鬧將來館停諸君恐難爲繼今撤館
已久而既奢不能復儉惜文正公未及見也公車
慶弔公分向止銀三錢五錢最厚不過二金今則
五錢僅見二金亦爲常事選官類多寒士候選時
率投徒自給可以立身其絢爛者戲樓酒館稱貸
應酬得缺平常往往束手無策至典質文憑竭蹶
萬狀遇美缺頃刻閒忘其本來事事官樣招長隨

覓債主六折七折之銀三分四分之利如飢食烏
喙不顧其後及出都門所負已多到官之初勢必
假手吏胥設法張羅左誦右支自貽後患故余謂
欲作賢吏正本澄源必自謁選始 國家體卹寒
峻例借養廉銀兩果能刻苦又何必身爲債累耶
在京謹約同人無不見諒故不薦長隨不收別敬
餞席殷勤至今抱愧惟各座師處畧申杯水寸芹
之敬少存禮意及畱別敬二十四金爲同年公費
而已十月初一日惺園師招飲畱談竟夕詢勉居
官之義甚篤初二日與春田秋坪結伴南還秋坪

同選新津縣亦同告假者出彰義門作新娘娘一

首新嫁娘知得否昔日女今日婦婦不易爲味調

或叢咎凌謀米鹽屨勉井白殷勤結繭三致辭願

新嫁娘知得否涿州道中見驅騾者戚然有感邀

春田同作驅騾行琉璃河外塵影高騾馱騾載如

小不稱頰鞭敲騾也仰天悲想號嗚呼兩騾不自

料何弗糜鹿同道遙棧豆戀戀未肯飽食人之食

勞人勞上公卿下簿領曹量能給糜誰嬉遊騾乎

騾乎安所遺主至腰站得觀馬二首與人惜馬力

廿里一飲水卅里芻秣之計程行百里卸鞍必無

時行步常偶蹶揚鞭不忍施馬漸解人意緩急無

參差如何爲民牧民隱了不知我觀當轅馬全

車任獨負羣馬多自如轅下空驢首行止逐馬羣

駕先卸每後擊力少不齊覆車誰歸咎傾壓到本
腹礙憂患獨身受百里專城官此義當念否

羸車至王家營抵滕縣臨城駟同雲密布改道臺

兒莊甫下舟雪大作是秋南河口決安東沈沒渡

河以南汪洋無涯涘高郵寶應河與湖連舟行甚

險幸晴霽無患淮安得詩一首兩岸淮隄高過屋

隄東平鋪萬頃波隄西稍稍見原陸中流大舸連

作橋競渡千夫操畚鍤水多七少可奈何欲埋洪

流先葦束一鋪土饒一握金官符星急無夜風堤

上老人泣且言 皇仁自廣天心酷月記孟秋

日甲辰清黃竝漲交撞觸七方口岸決同時安東

城市埋魚腹泛濫高寶連維揚三百餘里罹慘毒

河湖一氣接混茫奔走長官盡蒿目民命上繫

之使殺河身復窪田久已成巨洪田畧高亦水漲

蓄爲魚爲鱉知幾多存者三旬活九粥昨年苦爲

旱魃出殘積何圖延喘百日餘徵命又遭河伯蹙
犬豕彫亡生亦徒賢將淚近仰天哭嗟余素未習
骨肉安知河勢起與伏與河爭地河日高揚于江
頭合四濟危絕淮安百萬家釜底藏身逼水族我
皇仁聖格天吳其來雖暴去幸速善後誰紓
釃座憂賈自清河至寶應得一律百里隄西
讓三策挑燈讀自清河至寶應得一律百里隄西
頃遙漚浮知屋脊蒼露認林梢慶是誰家二十四
畝分從幾處消峯岷無達識掛網蕩漁舫

日夜舟行丹陽道中夢 徐太宜人病容有戚操

作如平時已而手植一樹於庭作五色花鮮妍耀

日少頃秉燭上藏書樓握五寸許竹籌數十付輝

祖曰幾散失好好收藏隨下梯倚竹牀立忽形容

豐碩若三四十歲人置燭於几倚輝祖右肩曰近

來常有人拜我汝須答之僕指姓名凡十餘人

輝

祖曰可以不答兒見友人父母固無不拜者

母

曰雖然我何敢當必須答也

輝

敬諾仰見

母

容甚喜因問曰娘今飯食大加耶

母曰也只照

常卻無心事耳

輝

曰娘何必有心事願娘長健

兒亦別無心事

母曰大難大難乃泣下

輝

亦

泣旋執手大慟會隣舟相觸遂寤淚溢兩眶流滴

被池閒悲夫

輝

屢夢考妣然率無語即語亦不

甚了然未有楚楚若是者豈惟

母健不可復得

即夢中承歡又豈易易哉悲夫因急起披衣書以

誌之十一月初三日還家第六女殤展先墓料理
繼坊會試典產豫到官資斧誤座右箴一則屬陶
南園莊書攜以自警箴曰母肆汝口輕率悔乘母
任汝質疎野謗興過剛必激好勝必矜汝矜而激
人將汝懲古詩垂戒畏及友朋官幕異勢母恃汝
能躁急易誤碎瑣誰勝惟勤惟儉以漸以恆上下
協一庶無怨憎好人是訓遺命服膺贈言盈篋雙
節竝稱汝不自愛先業曷承素絲染緇白圭玷蠅
敬奉遺體風夜兢兢